

名家茶座

法官手记

“有意思的事”与“有意义的事”

也是母爱

陈庆贵

朱莎莎

“把有意义的事做得有意思，把有意思的事做得有意义。”

所谓“有意思的事”之意思，当然是指性情趣味；“有意义的事”之意义，则泛指价值作用。

周国平于名篇《如何在无趣的时代生活得有趣》中参悟：“所谓真性情，一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，另一方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。”

然，意思源于真性情，因为唯此才能内生迸发真趣味和真愉悦。

职场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之流的面具化表演，市井蝇营狗苟之辈的趋炎附势等，就压根儿与意思“尿不到一壶”。

所谓“有意思”与“有意义”背离，必然衍生无趣荒诞。其现实镜像，周国平可谓洞若观火：“我朝四周看，看见人人都在忙碌，脸上挂着疲惫、贪婪或无奈，眼中没有兴趣的光芒。”

的教室里做无穷的功课。我看见学者们繁忙地出席各种名目的论坛和会议，在会上互选为大师，使这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有了空前热闹的学术气氛。

“有意思”与“有意义”，并非不可调和天生冤家，相反，二者内在经脉融通相得益彰。

如何“把有意义的事做得有意思”，胡适的导航路线是：“生命本没有意义，你要能给他什么

意义，他就有什么意义。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，不如试用此生作点有意义的事……”

全民刷屏时代，大数据算法精准推送“你想要的”“你感兴趣的”东东，越来越多“低头族”被“温水煮青蛙”囚入“信息茧房”。

小区里的野猫太多了，去扔湿垃圾，“呼喇”一震，三四只猫从垃圾桶里跳出来，若正赶上昏暗灯光之下，简直要把人的小心脏吓了出来。

灰猫是我们家花园的常客。每周未打开阳台门，便见一道影子从眼前飞快溜过，等定眼看时，它远离在篱笆之外，又圆又大的眼睛警惕地直视着你。

有一次清晨，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把我唤醒，我舍不得再睡，一骨碌爬起来，进入花园浇水。当水洒向开得如碗口般大的丝瓜黄花时，一阵“喵喵”声从不远处传来。

我心里讶异，想是它今天病了。按照以往，它不等人靠近，老早就跑了。差不多快浇完时，灰猫的“喵喵”声一声连着一声，声音愈来愈紧，像是遇到什么紧要事情。

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从一只破旧的盒子里钻出来，它的妈妈也就是这只一直匍匐着的灰猫，立马站起来，显得有些紧张，围转在它脚边寸步不离。

原来是一种母爱的天性让它牢牢在孩子身旁，不畏不惧。

无独有偶，前两日读到一则小古文，讲的也是母爱的伟大。名为《已死的母熊》：

“猎人入山，以枪击母熊，中要害，端坐不倒。近视之，熊死，足抱巨石，石下溪中有小熊三，戕于水。”

“所以死而不倒者，正恐石伤落其子也。”读至此，内心触动极大。

少时课文里学舐犊之爱，理解也只是停留在字面之义，内心总还持半信半疑的状态。

如今，真切看到身边最普通的一只猫发出的自然举动，便是真真相信了母爱的伟大。

灯下漫笔

沈德潜何以先荣后辱

沈 栖

沈德潜（1673—1769），字确士，号归愚，苏州府长洲县人。他是清代著名学者、诗人，又是乾隆年间的朝臣。沈德潜热衷功名却仕途不顺。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），被录为长洲县庠生后，四十年间屡试落第。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又被朝廷斥贬。

到了乾隆年间，沈德潜时来运转。乾隆四年（1739）成进士，年已67岁，从此跻身官宦，备受乾隆帝荣宠。七年（1742）授翰林院编修后，历任左中允、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、光禄大夫等；十四年（1749），乞归，命以原品致仕；十七年（1752），沈德潜八十大寿，乾隆帝赐匾额：“鹤性松身”；三十四年（1769），97岁的沈德潜病逝，乾隆帝还撰写挽诗以悼念，并追封其为太子太师，入祀乡贤祠，溢文惠。

何以故？乾隆帝颇惜沈德潜的诗才，常召其讨论历代诗源，他博古通今，对答如流，乾隆帝大为赏识，堪为“天子词臣”。乾隆帝如此评鹭沈德潜的诗才：“夫德潜之诗，远陶铸乎李、杜，而近伯仲乎高（启）、王（士禛）矣！”乾隆帝每有诗作，便命他和，多所激赏，时称“殿上君臣，诗中僚友”。同时代诗人袁枚更是一言点破两人亲密关系：“青鞋布袜林泉上，天子亲呼老秘书”。乾隆赐诗，有“我爱德潜德，淳风挹古初”之句，侍郎钱陈群在旁唱和：“帝爱德潜德，我羡归愚归，为时传诵。

乾隆帝自称：“朕于德潜，以诗始，以诗终”。孰料竟为谶语！他曾三次为沈德潜著作“赐序”，据《清史稿》本传记载：1、乾隆十四年，“进所著《归愚诗文集》，上亲为制序”；2、乾隆十七年正月，“复进《西湖志纂》，上题三绝句代序”；3、“时德潜进所撰选刻《国朝诗别裁集》请御制序文。上以德潜选次未当，命儒臣重为精校去留，赐之序”。沈德潜受宠若惊，甚为感慨：“君恩稠叠，不知何以报称，窃自惧也。”

者由荣而辱，始于那部关于清初诗学的著作《国朝诗别裁集》。乾隆认定《国朝诗别裁集》存在三大问题：1、以钱谦益（牧斋）冠首；2、入选先朝已定“名教罪人”钱名世的诗作；3、乾隆叔父胤禧（慎郡王），“朕尚不忍名之”，而沈德潜作为本朝臣子却直书其名。尤其是第一条，乾隆帝认为，钱谦益是个有才无行的文人，其诗“真堪覆酒瓮”，“自在听之可也，选以冠本朝不可，在德潜则尤不可”。（《国朝诗别裁集·序》）在收缴销毁钱谦益《初学集》《有学集》的同时，乾隆帝谕两江总督高晋、浙江巡抚永德：“沈德潜向曾以钱谦益诗列《国朝诗别裁集》首，经朕于序文内申明大义，命其删去。但既谬加奖许，必于其诗多所珍惜。”这显然是暗示属下去抄沈德潜的家。

一波甫平，一波又起。沈德潜去世九年后，《一柱楼编年诗》案发，使之受逮，死后获罪。《一柱楼编年诗》作者徐述夔早已故去，事发于其孙徐食田因置地与东台监生蔡嘉树之弟纠缠，遂成诉讼。蔡呈诉状中摘出诗集中“明朝期振刷，一举去清都”等句，判为“悖逆之词”。乾隆帝得知后，望文生义地斥责：“借朝夕之朝，代朝代之朝；且不言到清都，而云去清都，显有欲兴明朝、去本朝之意”，继而勃然大怒：“系怀胜国，暗肆诋讪，谬妄悖逆，实为罪大恶极！”《一柱楼编年诗》早已刊行，内有沈德潜所写的传记，云：“（徐述夔）品行文章皆可法”。乾隆四十三年上谕：“沈德潜于徐述夔悖逆不法诗句，皆曾阅看，并不切齿痛恨，转为之记述流传，尚得谓有人心者乎？”痛斥他：“贪图润笔，为囊橐计，其卑鄙无耻，尤为玷污缙绅”。

《一柱楼编年诗》案，除了徐述夔剖棺尸身被凌迟，抛撒郊野，其孙徐食田、徐食书等家属从宽改为斩监候，秋后处决。而沈德潜呢，诚如御制《怀旧诗》所云：“昨秋徐案发，潜乃为传记，忘国庇逆臣，其罪实不细。用是追前恩，削夺从公议。彼岂魏延比，仆碑复何日。”因徐案，沈德潜遭罢祠、削封、仆碑。

真可谓：有清一代，文臣蒙恩最深、罹祸最奇者，莫如沈德潜矣！



阅读（国画）

何家英

并非闲话

伤不起的刀子嘴

王兆贵

话说古代有个剃头匠，人不坏，却因嘴损闻名乡里，以致门庭冷落。新来的地方官想见识见识这个人，便来找他剃头。地方官问他，你有儿子吗？剃头匠回道，我若有你这样一个儿子，也不用干这活了。地方官一听，出言果然刺耳，又问，你说话这般不中听，去干点别的活不行吗？剃头匠摸了摸地方官的脑瓜说，我要是不干这活，你这玩艺儿找谁修理？

俗话说，说话不用本，舌头打个滚。可是，同为口舌之劳，造成的后果并不相同，所谓“良言出口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”。那位剃头匠说话不中听，不过是坏了人缘，败了生意，可以不受追究，有些人由于口业不戒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，付出的代价就不那么简单了。正如荀子所云：“伤人之言，甚于矛戟”。可是，那些以“刀子嘴”著称的人，不顾及对方感受，只图一时口舌之快，出口伤人后非但不知歉疚，反而以“豆腐心”为自己开脱。

在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看来，动机是主观的，效果是客观的；主观愿望的好坏，需要客观效果来验证；效果是检验动机的客观标准。一个人心地再好，因嘴巴不好而导致恶劣后果，也不能算是好人。“刀子嘴”出言尖酸刻薄，伤人于无形，又怎么能证明你是“豆腐心”呢？拳脚伤人尚可避，毒舌伤人躲不及；皮肉挫伤愈合易，心灵创伤修复难。自古而今，因一言不合反目成仇，以致恩断义绝，寻隙报复，乃至玉石俱焚，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？追踪一些民事纠纷大案，交恶的起因往往就是一句话。

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，但在家庭和邻里关系中，又有多少是天大的事呢？除去个别情感冲突和利益纠葛外，多数是情分之争、面子之争。那些遇事不温不火的人，不是没脾气，而是看得开，放得下，不计较。退后一步心就宽了，站高一点气就顺了。有人虽然心地善良，却管不住自己的脾气和嘴巴，待人处事情绪化，一

言不合就呛人，一事不周就翻脸，越是亲近的人越缺乏耐心。发脾气率性，放狠话解气，但这狠话一出口就收不回来了，任你事后如何解释，也平复不了毒舌刺痛神经，痛快淋漓于一时，留下的是永久的悔。

待人谦恭，说话和气，是社交的基本守则；出言不逊，伤人自尊，是缺乏教养的表现。待人以诚要敏于行，也要谨于言，忌恶口。星云大师说得好，令人害怕不如令人喜爱，令人喜爱不如令人赞美，令人赞美不如令人尊敬，令人尊敬不如令人怀念。

心理咨询师加藤谛三认为，人是情感动物，但却不是天生就会表达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明明心怀善意，却给对方带来坏的后果。包括语言暴力在内的情感暴力，是破坏祥和的戾气。奉劝那些以“豆腐心”自嘲的“刀子嘴”，话到嘴边须三思，能闭嘴时且闭嘴。否则，受伤害的不仅是别人，到头来也害了你自己，落得个众叛亲离没人理。